

弟子箴言卷下

益陽胡達源清甫

明禮教

禮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又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
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蓋
人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人心之和卽天地之和也卽
所謂樂也人之貴賤尊卑各安定分則人心之序卽天地
之序也卽所謂禮也是禮樂卽人而具無事不有無時不
存者也先王教人之法禮樂爲先後世禮經尙存而樂律

漸不可考吾故專言禮教而兼及乎樂焉

夫子告子張曰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聖人言此見禮樂之切於人而人之行禮樂卽在日用之間耳不然樂節禮樂學者將從何處下手

禮是中正的意思樂是和平的意思中正而無和平之意便是禮勝則離和平而無中正之意便是樂勝則流如此看禮樂覺得親切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細繹此言日用之間無非禮樂之流行矣

人於尊卑上下循分盡禮秩然肅然及至內安外順和氣充塞禮樂四達矣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莊敬曰強安肆曰偷蓋肢體安肆則神氣怠弛故人當燕閒之時多有疏懈容貌莊敬則神氣強固故人當賓祭之

時彌覺肅清禮者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此語最爲親切

壹舉足而不敢忿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凡可以辱其身者不爲也壹出言而不敢忿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凡可以羞其親者不道也故君子一言一動莫敢不敬也

禮之範圍處似小而所關實大似迂而所繫實遠故曰禮者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

亂患

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故古者重冠重冠
故行之於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
與爲禮也成人也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
者之禮行焉故不可以不重也自冠禮不講不責以成人
之禮卽不知成人之道遂至悠悠終身豈非父兄之責與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爲采擇之禮問名問女之名納吉得吉卜而納之
納徵納幣以爲聘請期昏姻日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

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始則教
以德容言功謹婦職者如此其詳其繼則隆以其牢合巹
將愛敬者如此其至既又其饗奠酬申之以著代成之以
婦順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其夫而家道成矣易
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可不
敬哉

順於舅姑可以愜夫子事親之心和於室人可以贊夫子
齊家之道如是而后當於夫當猶稱也有稱滿之意焉
男有淑配女有賢夫此婚姻之大慶也或者以勢利爲重

攀援依附不論男女之相配而計財禮服飾之多少甚至
貧富相形稱貸而辦不數年間衣食闕如何益於男何益
於女而爲此淺俗之事乎亦可謂不知大體者矣禮曰凡
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言所聘之幣皆有定制不
可侈也從宜從俗守禮者當酌行之

女之嫁也必敬必戒而適高門者益謹婦之歸也必欽必
順而事大族者愈恭故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
不若吾家者

女之賢壻之福也壻之賢家之福也愛女過於愛媳其情

私愛媳直如愛女其見大

禮始於謹夫婦莫先於嚴男女之別男女有別則禮義廉恥之大閑立矣閭閻貧約之家內外或無限隔不相迴避卽富貴閥閱之家亦有禮教不嚴男女雜坐習俗相沿恬不爲怪越禮之事卽由此起可不戒乎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而奠之而後取之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云有別也

姊妹之親天屬也而有同席共食之嫌嫂叔之親人屬也

而有授受不親之戒制禮之意蓋謂雖親必嚴雖微必謹
惟其別耳況其疏且遠者乎故別之一字所以立千古人
道之閑卽以判萬世人禽之界

絲麻布帛婦成之委積蓋藏婦守之古禮之責於婦人者
如此後世糟糠之婦每有躬親勞苦朝夕不遑至於膏粱
之女則多自耽安逸晚寢晏起琴棋書畫之事卽或畱心
無濟於用而絲麻布帛委積蓋藏漠然罔知所措婦職不
修未可以爲訓也知禮者申明以教之可以止淫可以成
家可以正俗

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
若父母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
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
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嗚呼此人子哀慟急切之時如有一毫未盡之心悔將何
及哉回憶先慈湯恭人乙卯大故時家大人方在病中四

弟亦患時疾痛苦莫勝五七弟年皆弱小環泣牀下而吾
知識昏瞶棺木旣非良材灰漆亦未堅固不孝之罪終身
無可補救悔何及哉讀禮者必須慎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左傳曰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蓋士之禮踰月卽葬庶人之禮
事具卽葬有故亦許至三月踰三月則不可也乃有惑於
風水之說者遲延數年畱伏屍於室家之內積陰氣於城
郭之中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何以自安且葬師之說以爲
子孫貧富貴賤壽夭賢愚皆係於此而其術又各不同爭

論紛紜無時可決獨不思昌盛之家其祖宗並不謀地謀地之家其子孫未必昌盛何也心地可發陰地從之天理不昧地理成之求其心之所安勿惑於說之無據者而已矣

然則地可不擇乎曰陵谷變遷或爲耕犁所侵或爲流水所蕩或近城郭或鄰屋宇皆非安靜長久之區司馬溫公不云乎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溼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釋道之說不必攻也追薦之事斷不可信溫公曰世俗信

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
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減彌天
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
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
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則入於黃壤朽腐
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
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懲惡也苟
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禮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尊卑上下祭有定分不可越也籩豆牲醴祭有定物不可略也春露秋霜祭有定時不可忽也尤必加之以儼恪而後可通於鬼神故其齋也儼若思之其祭也如將見之

程子曰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猶正堂也凡事死之道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司馬溫公曰國家

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止二味酒止一上此朱子之說緣情定禮申其愛敬之誠而已韓魏公嘗行之於俗節薦以時食則謂之節祠云

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此朱子之說謂居喪者雖不行祠廟之正祭而俗節薦享亦有所不敢忽焉

忌日祭只祭一位是日人子思念其親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也故忌日不樂

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代有上陵禮厥後遂以成俗唐世禮重拜埽每逢寒食日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皆上墳塋故詩有墳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朱子謂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是人情有不能慙然於祖宗者卽禮意之所以緣情而生者也而必曰墓祭非古乎

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

者不可罔以非類朱子曰人之禍福皆是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故曰淫祀無福

鄉飲酒之禮揖讓之節行焉絜敬之心著焉長幼之序辨焉孝弟之道立焉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斯禮不行鄉人無所觀法而爭慢之心生矣何以遠於鬪辨而免於人禍哉

情莫狎於鄉鄰禮莫疏於里黨飲酒而不亂者鮮矣記曰